

大

柏
規
山
房
集

文
一
之
二



白木
觀山
所
集
卅
一
卷



咸豐六年
三月刊成

柏視山房文集序

伯言同年以甲寅秋攜家自王墅移居興化又移居淮安乃得至清江而館余署之清宴園以同年三十餘年之久經憂患之餘得見而聚處朝夕不可謂非幸事矣伯言雖屢有遷徙詩文稿幸無遺失余亦曾錄有副本君寓居無事頗復有刪益因校刊之以君今歲七十卽以是爲壽而伯言自以少好駢體文年近三十始有志於漢唐宋諸君子之作者其託始之年不欲忘之而文之少而壯壯而老亦不能無盛衰得失於其間非年以識之亦無以自見也故詩旣編年文則分體之中仍以柏視山房文集

序

一

年次而復以編年無分體者總其目於前蓋君之文已足自質於古人而猶欲驗後此功力之進退於歲月者焉齒之宿而志之精爲尤不可及也夫乙卯七月年弟聊城楊以增撰

伯言同平以甲寅秋攜家自王墅移居興化又移居淮安乃得至清江而館余署之清宴園以同年三十餘年之久經憂患之餘得見而聚處朝夕不可謂非幸事矣伯言雖屢有遷徙詩文稿幸無遺失余亦曾錄有副本君寓居無事頗復有刪益因校刊之以君今歲七十卽以是爲壽而伯言自以少好駢體文年近三十始有志於漢唐宋諸君子之作者其託始之年不欲忘之而文之少而壯壯而老亦不能無盛衰得失於其間非年以識之亦無以自見也故詩旣編年文則分體之中仍以柏視山房文集

柏硯山房文集目錄

嘉慶癸酉

士說 韓非論 淮南子書後 上方尚書書 民

論 書楊氏婢事 藺相如論 墓說

丙子

觀漁 記日本國事 復陳伯游書 復姚春木書

平準書書後 雜說

丁丑

論魏其侯灌夫事

戊寅

柏硯山房文集 目錄

贈陳仰韓序 唐詩選書後 鈕非石非石子書後

晁錯論 侯子有先生墓誌銘 王惠川墓誌銘 游

小盤谷記 鉢山餘霞閣記 侯起叔先生家傳 書

李林孫事 惜字紙說 陸母林孺人像贊

道光辛巳

秦遠亭詩書後 覆陳石士先生札 復社人姓氏書

後 守澹日記書後

壬午

陳易庭學琴圖記 欒城令朱君墓誌銘 墨生傳

王芾家傳 西招圖略書後 周石生授經圖記 贈

汪甫序

癸未

男八十墓碣

福姪哀詞

莊子書後

梅氏宗譜書

後 記棚民事

謁墓記

記所至各村

家譜約書

引虹橋記

孫保貞墓誌

上汪尚書書

浦君

錫詩序

費崑來西園感舊圖敘書後

甲申

與容瀾止書

董文恪公詩集敘

和禱水詞樂府書

後 朱宜人家傳

春秋湖志序

歐氏又一村讀書

圖記 秦稗堂五十壽敘

馮晉漁舍人夢游記

家

柏視山房文集

目錄

二

秋埃先生家傳

朱尙齋詩集敘

與李申耆書

乙酉

書示仲卿弟學印說

桑矧甫先生集序

覆上汪尚

書書

陳石士學士授經圖記

刑論

丙戌

葉應傳

臣事論

遵義府知府胡君墓誌銘

馬嶽

朋哀詞

丁亥

游瓜步山記

鄱陽縣知縣吳君家傳

繁昌縣志序

長清縣知縣楊君墓誌銘

穎上揭帖圖記

許烈

婦家傳

戊子

汪洎齋先生家傳

崔恭人墓誌銘

撫吳草序

吳

淞口驗功記

閒園詩序

綠園詩序

湯子燮試帖

詩稿書後

己丑

書林揚鱣書後

黃先生墓表

閑存詩草跋

書鄧

中丞決獄事

庚寅

溫雁生遺稿序

從戎紀事圖記

晝樵夜讀圖記

柏硯山房文集

目錄

三

金石彙選序

上鄧嶰筠先生啟

辛卯

陳師吾墓誌銘

與姚柏山書

壬辰

曇花居士存稿序

癸巳

管異之文集書後

馬韋伯駢體文敘

送姚建木序

陳拜薌詩序

甲午

鮑母謝孺人家傳

艾方來家傳

黔記序

連州知

州鄭君墓表 吳述之進奉文敘 黃香鐵詩序 江
亭消夏記 送朱尙齋序 復鄒松友書 送張梧桐
敘

乙未

書二孝女事 送張漁篁序 從吾軒從征記書後
總兵劉公家傳 李芝齡先生文集序 送陳作甫序
贈孫秋士序 祭陳石士先生文 九經說書後
禮部左侍郎陳公墓誌銘

丙申

送韓珠船序 兩淮鹽運使王公墓誌銘 宣南夜話
柏硯山房文集 目錄 四

圖記 陳易庭墓誌銘 通河泛舟記 郭羽可竹冊
書後 送周石生序 贈林侍郎序

丁酉

送馬止齋序 陳石士先生文集序 甘府君墓誌銘
兵部尙書王公墓誌銘 李芝齡先生詩集後跋
楊忠武公贊 陶愚齋家傳

戊戌

送蔡友石先生序 侯青甫舅氏詩序 十六國宮詞
序 黃府君墓誌銘

己亥

臺灣府知府蓋君墓誌銘 牛山種樹圖記 送翁

銘序 祭陶文毅公文 練伯穎遺書書後 黃府君

墓表 湯府君墓表

庚子

湖州府知府蔣君墓誌銘 臺山氏論日本訓傳書後

臺山論文書後 卽墨縣教諭楊府君墓誌銘 項

氏二孺人傳書後 晉磚硯贊 韓氏藏明題名錄書

後

辛丑

吳笏菴詩集序 朱蘊山詩序 項府君墓誌銘 秦

柏硯山房文集 目錄

五

孺人家傳 陶谷記 上某公書 原任大學士戴公

墓碑 蔣少麓家傳 胡髮軒墓表 與陸立夫書

上某公書 周文泉從軍圖記 狄恭人家傳 鄒松

友詩序 李蘊山時義序 鄭耐生家傳 萬斐園詩

序

壬寅

曲阜詩鈔書後 王恭人墓表 贈汪寫園序 王剛

節公家傳 海源閣記

癸卯

觀我圖記 倪孺人墓誌銘 方彥聞墓表 呂府君

墓誌銘

甲辰

贈余小坡序 十經齋文集序 朱仁山墓誌銘 蔣

岳麓先生家傳 栗恭勤公家傳 李萼村墓表 劉

簾舫先生行狀書後 湯海秋墓誌銘 徐柳臣五十

壽序 鄧懈筠先生七十壽序 倉宜人家傳 金山

寺藏鼎記 陸立夫賦存序 帝鑑圖詩序

乙巳

蔣松士詩序 吳府君墓表 陝甘總督富察公神道

碑 劉忠義家傳

柏硯山房文集 目錄

丙午

十賢祠記 陰晉異函序 朱孺人墓誌銘 海客琴

尊圖記 正氣閣記 程春海先生集序 贈李紫藩

序 葉耳山稿書後 韓若谷先生家傳 袁宜人家

傳 倉場總督毛公墓誌銘 永定河同知馮君墓誌

銘 館陶縣知縣張君墓表 馮孝女墓誌書後 張

端甫文稿序 鄒孺人墓表 論語說

丁未

王太恭人墓誌銘 錫山文讀序 陝西巡撫鄧公墓

誌銘 寄齋讀書圖記 法可菴詩序 田澹齋八十

壽序 光澤縣育嬰堂記 蔣念亭家傳 梁味愚先

生家傳 陳府君墓誌銘 課兒圖記 答朱丹木書

與朱伯韓書 答王鵬雲書

戊申

翁母張太淑人墓誌銘 梁府君墓誌銘 程恭人墓

表 錢烈婦家傳 覆劉楚楨書 徐廉峯遺稿序

李府君墓誌銘 答吳子序書 劉楚楨詩序 何子

貞詩序 呂母姚太恭人八十壽序 何府君墓表

河朔訪碑圖記 孫秋士詩存序 秦省吾家傳 桐

柏縣知縣邵君墓表

柏槻山房文集 目錄

己酉

國子監學正劉君墓表 謝封君墓表 蔣玉峯詩序

戴雲帆文集序 朱少仙詩集序 王藝齋家傳

海甯州學正朱府君墓誌銘 國學生馮府君墓誌銘

唐安人墓表 張南山七十壽序 書李廷揚死賊

事

庚戌

南昌府知府吳君墓誌銘 何母劉太夫人墓誌銘

陳鐵橋墓誌銘 胡母龔宜人墓誌銘 黃个園家傳

陸立夫六十壽序

咸豐辛亥

與孫芝房書 恥躬堂文集序 烏朗罕濟拉莫忒淑
人傳略 朱蘭坡先生墓誌銘 江府君墓表 洪序
也家傳 湯相國八十壽序 台州府同知龍君墓誌
銘 八角樓詩稿序 衡游草序 石瑤臣傳書後
享帚集序 徵銘錄書後

壬子

青嶼堂詩集序 周伯恬家傳 書孔君墓銘後 阮
小咸詩集序

甲寅

柏枧山房文集 目錄

八

舒伯魯集序

乙卯

任節婦傳 禮部尙書李公墓碑 太乙舟山房時義
序 陳淮生時義序 葉先生碑 姚姬傳先生尺牘
序 季諧寓先生墓表

丙辰

兵部侍郎江南河道總督楊公家傳

柏硯山房文集卷一

論說

士說 癸酉

上元梅會亮伯言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者也其不材者且不得與萑蒲竹箭比其實異其名同吾見夫木之難求也然而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材而斷斷然必求之木士之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室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然國患無士而室不患無木者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多歟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歟彼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材柏硯山房文集 卷一

韓非論 癸酉

太史公謂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悲其爲說難而不能自脫嗟夫非之爲說難非之所以死也今人君無賢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測物而不爲物所測然卒爲揣摩智士之所中而不能脫其要領者彼士也陰用其術而主不知故因勢而抵其嚙使知有人焉玩吾

於股掌之上而吾莫之遁雖無信臣左右之讒其不能
一日容之也決矣且古今著書立說之士多出於功成
之後者不然則無意於世以潛其身今非方皇皇焉入
世之網羅獨舉世主所忌諱者繼言之而使吾畏亦可
謂不善藏其用者矣不然非之術固士陰挾以結主取
濟者非獨以發其覆而爲禍首豈不悲哉吾觀老子之
書以柔爲剛以予爲取處萬物所不勝而視天下不嬰
兒處女若宜有難免於雄猜之世者然則老子之不知
所終其已智及此哉

民論 癸酉

柏枧山房文集

卷一

二

天下有亂民有姦民毒官吏迫飢寒挺刃而卒起索黨
與隨和以自救此亂民之常態也若夫無所激發而倡
爲狂悖之說以招誘愚瞽而名之曰教是爲姦民姦民
者古無是也且夫教之名民所不易受於長上者也而
匹夫能得之於鄉里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今夫民之
生也耕而食織而衣買賣然相往來不知有士大夫聲
名文物之樂又非如富厚有力者有鳴鐘連騎采色視
聽之娛若此者枯槁寂滅之士或能堪之而民固不能
樂乎此也聖人憂之於是有飲射之典有儼蜡之禮有
月吉讀法之令奔走之馳驟之而不憚其勞拙其意以

爲吾法之可知者。在乎角材能習教訓。而消息乎時氣。而法之不可知者。在使民回易耳。且震盪血氣。陽遂其鼓舞之情。而陰輯其靜。而思騁之意。其教如是而已。當漢之盛時。凡鄉射大儺。都肆鄉會。皆太守與縣令親之。猶古法也。法之廢。其東漢之衰乎。嗟夫。此黃巾米賊之禍。所以起而不可禁也。夫民所樂趨之事。而不爲利導之。草野之間。必有因民之欲竊吾意。以售其姦者。其始特出於私立名字。斂財帛。賽會徵逐而已。而其後遂爲有國者之憂。至於爲有國者之憂。蓋非獨從而和者不樂也。而亦豈倡之者之始意及此哉。然而勢必至乎此。

者何也。吾爲之說以導之。吾聚之。吾能散之。故其權在上。民自爲聚者。非法之所許也。民知意不出於上。而恐法及已也。鯁鯁然有與上相持之心。其勢遂聚而不可復散。故曰。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昔子貢觀於蜡。以爲一國之人。皆若狂。夫至於一國若狂。雖後世游民聚眾之盛。無過於此。而聖王行之。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夫文武所不能者。而後人能之。必其民皆標枝野鹿。如上古之不相往來者。而後可也。而豈有是理哉。嗟乎。權出於上。而黨錮清流之禍成。權出於民。而左道亂政之禍烈。然則以王者之權。而謂教化不易興者。即妄。

矣

論藺相如返璧事

癸酉

使相如說趙王立出璧授秦使者辭其償且以輕十五城而重璧也爲秦罪秦計必懷慚而不能發不知出此乃出萬死不一生之謀以圖完璧而秦之計固已得矣何則彼知不愛死士而愛璧者其國可玩而虜也嗟夫趙爲秦辱久矣豈特不償璧不償璧其小者耳恥貧者不能力田輒與富人爭席曰吾能勝可乎吾是以疑不帝秦而卻秦軍者無是事也

墓說

癸酉

柏槻山房文集

卷一

四

或問曰墓吉則福凶則禍古有之乎曰未聞也防墓崩於雨王季之棺毀於水文以玉孔子以聖安在其爲禍福也然則有擇而與禍福應者何也曰古無之而今有之烏乎昉昉於墓祭者之爲之也古者貴賤之士皆有廟廟有寢於是乎藏衣冠於是乎求昭明古之人以爲有鬼神者則必於是歸焉耳其享焉而格之其慢焉而恫之吉凶禍福之應未有不起於此者也夫何墟墓之有徵夫何形骸土壤之神乎嗚乎廟制之廢也久矣鬼神之失所棲也甚矣祭墓非古也後之人以爲有鬼神者則必於是歸焉耳子孫之不依廟寢之不宅曰臯壤

焉是藏吾未見其非忍親也然人既以是爲神之所棲而誠之矣鬼神亦以是爲人之所命而據之矣然則吉凶動於神而禍福中於人者宜也非幸也吾故曰墓祭者之爲之也後之君子有欲講求於殯葬之終始者則無動於吉凶之說欲無動於吉凶之說者備廟制之禮而立其誠焉斯可矣

觀漁

丙子

漁於池者沈其綱而左右縻之綱之緣出水可寸許緣愈狹魚之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皆經其緣而見之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爲得耶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視之忽不加得失於其心嗟夫人知魚之無所逃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

柏根山房文集

卷一

五

雜說 丙子

堯之眉舜之目仲尼邱山之首合以爲土偶則不如籛條戚施僞與眞也葛害於寒裘害於暑酌其中則寒暑皆害害去則利不全也太白之詩豪而誇子美之詩深而悲子建之詩怨而忠淵明之詩和而傲其人然其詩亦然眞也古人之作肖乎我今人之作肖乎人古人之

作生乎性。今人之作生乎學。然則詩不可學乎。曰。學其
人而近乎性。猶之我也。始雖僞其後必真。而今人則曰
是有弊。以體分之。以類擬之。故無乎肖。亦無乎不肖。無
乎工。亦無乎不工。然則其果無無乎不工者歟。曰。有之。
王維是也。忠乎貳乎。釋乎儒乎。甘心於山澤之暱者乎。
抑捷足於貴戚之門。適乎若是者。吾不能定其爲人。然
則不可定其爲人者。其詩之無乎不工者歟。

論魏其侯灌夫事 丁丑

嬰能散千金之賞。而不應武安之求田。非忿其怙勢哉。
然以螭臨況爲幸。何其卑也。灌夫馳吳軍。視死如歸。可
柏視山房文集 卷一 六
謂壯士以慕勢卒死於權。嗚乎。勢力之怙於人也。甚死
生哉。

晁錯論 戊寅

晁錯以術數授景帝。景帝悅之用其計。創七國。七國反。
景帝乃誅錯。君子曰。術不可不慎哉。以盜之術授人。而
保其不我盜。且曰。是必不疑我爲盜。雖至愚者不出此
錯之智。曾不是愚人若也。哀哉。昔范蠡以計然之術。教
勾踐滅吳。曰。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
扁舟逃於五湖。始皇用尉繚之計。亡六國。尉繚曰。秦王
居約易爲人下。得志亦輕食人。遂逃去。方其說之行也。

若石之投水若丸之走阪其君不惜出肺肝相結如左右手而二子獨汲汲不可終日豈好爲過計哉彼知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術而不恠其能行吾術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術故先有棄富貴之志而成功名彼晁錯之智乃不知此今以受特知蒙貴幸無比者入一人之言衣朝衣斬東市目不得反顧足不得旋踵雖商鞅韓非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能之錯教之也錯之術盜術也而恃所授者之不我盜哉或曰帝之削七國也志甚壯反書聞乃惶遽自誅其大臣且吳王白首舉事不因一錯而解兵豈帝而不知此曰帝詔諸將以深

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赦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帝之志苟得亡吳不憚以國爲功豈冀幸於兵之一解而息事哉然則其誅錯者何曰兵之微權也夫亂臣賊子之首事必以名劫其眾故王敦以周顛戴淵蘇峻以庾亮李懷光以盧杞而七國則以晁錯晉不去周顛戴淵庾亮而王敦蘇峻之禍成漢與唐去盧杞晁錯而懷光七國之勢挫雖勝敗之數不全出於此然彼所恃以爲名者吾舉而空之亦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鄧公見景帝言誅錯是爲七國報仇也帝曰然吾亦悔之嗚乎帝特以錯爲餌敵具耳何悔之可生或曰審

如是則七國不反錯固可免於禍乎曰不然臨江王適長太子也栗姬廢而臨江王死於東亞夫功臣也七國平而亞夫死於東錯之親不及臨江王而黜舊又非亞夫比也然則始所以用錯者何曰削七國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假錯以爲之用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擇術者亦擇其可以授人者而自處哉

惜字紙說 戊寅

吾鄉俗好善紙字之棄於途於笥於溷廁釀錢而斂之焚之載其灰中江而投之始畢乃事月以爲常其說曰不若是或踐踏之其罰爲賤爲恥爲愚爲天犯輒應故

柏槻山房文集 卷一

八

自好者咸用是爲兢兢余曰善乎世之有此說也然字之禍福靈於人而敗於物者何哉夫大有罪於字者莫如蟲齧齧之腐敗之能使字之通者塞美者醜完好者壞而獨肥其身滋其族且以是高其名凡所居所食他蟲莫敢望焉蟲之視人也橫矣哉友人顧廣圻曰奚有於是是芟芟者字紙也則忌而畏之學者之於字字人也則慢而侮之字之貴賤輕重亦視其所附者乎是二說者余無以辨之

書示仲卿弟學印說 乙酉

文生於心器成於手手主形心主氣書畫摹印之事心

手兼之知形而不知氣則無意知氣而不知形則無法
余嘗學書青甫舅氏曰甥作楷似隸作隸顧反似楷何
也後與溫明叔同摹印明叔數日後輒似之余終不能
似也遂棄不復爲仲卿之嗜好與余同而於印尤甚取
文何兩家印常置座右曰吾將爲之余因舉所自病者
告之欲其解吾嘲焉

刑論 乙酉

天下之法未有久而無弊者也法之簡者其弊淺法之
密者其弊深惟其法之良而守之不敢稍變通其法以
得罪於天下後世故其弊遂成而不可返夫殺人不可

柏硯山房文集

卷一

九

爲賊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後世近古者莫如漢亦曰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此皆法之整齊簡易者也古
之人非不知殺人之情事萬有不齊而一切之法不足
以悉其變也然甯從其畧者以爲法貴易知而難犯決
一人之死而可使千萬人之不敢入於死則易知而難
犯之故也而後人曰是其法猶未詳於是同一殺也而
有謀殺故殺鬪殺誤殺有過失殺有下手加功
之殺因是同一死罪也而有入情實有不入情實者有
立決有緩決又有緩決數次而從未減者蓋一死罪之
成其文書之反覆詰難積盈尺之紙而不足也而後得

由州縣以上於刑部而之人也如是猶或不至於死噫
何立法之密而如此其難知也是法也良法也苟其變
之則受不仁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雖心知其非曰
姑從罪從罪而失是天下之公失也議法者曰有濫生
者卽有枉死者是救生不救死也執法者曰死者已矣
生者亦猶是民命也已死而枉究與吾殺死者殊而吾
救生之心亦足以自解於天下嗚呼是非徒不救生也
且益民之死也非徒益民被殺者之死且益民殺人者
之死也今里巷之中有殺人者民驚相告矣某殺人者
死某殺人者不死民亦驚相告矣死生者民之所知也

曰門殺曰誤殺曰戲殺曰過失殺則民所不知也民不
知一殺人之例如是之委曲分別也而惟見殺人者有
時而不死也夫使殺人者畢出於死之一途以懼其勃
然不可遏之氣猶能忍有不能忍今使介於可生可死
而先快心於一挺刃之下亦何憚而不洩洩哉腊有毒
食之立死一人死而無有繼者矣三人食而一人生則
繼死者將不止三人是非民之不畏死也法誤之也故
曰非徒益民被殺者之死也而并益殺人者之死嗚乎
計較於一罪之輕重而鹵莽於千萬人之死生循其法
之弊其勢固不至乎此而不得也而人且曰必如是而

長吏始不得以誤殺人固也長吏之不得以誤殺人也
而其弊則使平民皆可以故殺人天下之爲長吏者少
而爲平民者多則法之生人者少而殺人者多

臣事論

丙戌

天下之患非事勢之盤根錯節之爲患也非法令不素
具之爲患也非財不足之爲患也居官者有不事事之
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爲大患今夫四民
之中士之貴於農工商賈也較然明矣使農工商賈皆
汲汲然有爲士之心則方其爲農也田萊必不能闕其
爲工也藝事必不能精其爲商賈也有無必不能遷然

柏觀山房文集

卷一

七

天下之民有自樂其農工商賈之業而以士爲畏途者
彼士也有考試場屋之苦有文字聲病之學違其程度
則又有褫奪扑責之刑以隨其後凡士之所深憂以爲
大辱者民皆脫然而無患彼民也度其身而苦其事存
萬不可以嘗試者故甘心絕意樂其業而不遷今之爲
仕者則不然無愚智賢不肖也而皆有必爲公卿大夫
之心夫吏之遷陞或以年計或以十數年計非可朝拜
官而夕超擢也然其身縻於此而其心去此職而上者
不可以層累計人有仕宦十年而官常調者則鄉里笑
之而親交爲之減色忘分苟得相師成風夫爵祿者靡

取之藥石也。善用之則起，不善用之則廢。廉恥者聰明之隄防也。固其防則益，而潰其防則竭。聰明竭矣，雖勉強爲作，施令布政，與吾民相酬對者，特具文焉而已。故曰：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謂大患。雖然，是患也不成於賤，而成於貴。不成於貴，賤之懸殊而成於治，貴賤之不公。大臣者將帥也，屬吏者士卒也。大軍之沮敗，非爲將者之獨奔，而法之加必自將者始。今夫大吏，其日造請問起居者，屬吏也。供芻薪米炭者，屬吏也。加聲色頤指者，屬吏也。聽彈劾遷換者，又屬吏也。有罪則曰是屬吏所承辦也，承審也。大臣者不知同有罪，則曰是大臣也，不可與小臣同科。科其罪矣，而或降級或罰俸，不旋踵而復其故。其罪同而位卑者，則一蹶不可復振。用法如此，固賤者之不能心服也，心不服而隱忍以爲之，此其身苟不能安，而其職有不能盡者矣。則宜其以位爲寄，而汲汲然去之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善爲治者，所慎重而專任之者，大臣而已。使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而大臣之罪，不可分之於小吏。其大小之罪均，法之加必自貴者始。蓋位重而責之者厚，厚不爲刻也。位輕而責之者薄，薄不爲私也。夫如是，貴者難其事，而不敢有以位爲樂之心；賤者量其力

而無皇皇於冒進之意樂其職故其心安安其心故其事成傳不云乎厚味實腊毒高位實疾顛古之人自一命以上其憂患遞相增也。以至於卿相惟庶人則無憂悲夫自三代而下士之畏富貴而不居者何少也。使士也無考誅場屋之苦文字聲病之學褫奪扣責之刑而又無農工商賈之瘁以獲高世之名則天下有一不爲士者而其心不服人主尙安得四民而用之哉。或曰如此則非所以貴賢賤不肖之心且無以磨厲人於功名之途者也。曰今之貴賤非如古之世其貴賤也以爲不賢乎則固有時而爲大夫公卿矣以爲賢乎則公卿大夫皆自小臣始矣。且夫人棄賤就貴之心如水之就下如丸之走阪雖賁育之勇不能抑之聖人不得已而分利害之數與貴賤祭之而聽人能不能者之自處政之失也則專其利於所貴而專其害於所賤夫避賤而趨貴罪之可也然使卑賤之憂患甚於貴富人孰不避憂而趨樂是人臣之利也非國家之利也然有公忠體國之大臣則亦不利乎此矣。

論語說 丙午

昔曾皙言浴沂舞雩詠歸之志爲夫子所嘆與自常情觀之固曠達之士所能及也聖人乃深契之者何哉曰此

賢者學道之所得。而聖人之觀人於微者。乃正在乎此也。昔齊景公登牛山而泣。爲晏子笑。景公固庸愚者耳。漢文及武帝。皆不世出之主。文帝登霸陵。悽慘悲懷。念及於北山石榭。武帝橫汾作歌。其詞亦始樂而終悲者。何哉。氣不足以持之也。然此猶富貴而帝王者也。阮籍固曠達之士。遊至徑路所窮。輒痛哭而返。莊子亦曰。山林皁壤。使我欣欣然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人固有視富貴如脫屣。死生如旦暮。至於俯仰陳迹。流連光景之代謝。事無與已。而悲從中來。不能自己於登臨游覽之際者。是何也得喪之具。能自制於意之所重。

柏枧山房文集

卷一

南

而不能不忽於意之所輕。苟呈露於意之所輕。其所重者。固萌芽而未嘗去。然則如莊子者。猶未能平其心者也。今如黜之所言。游而樂焉。樂而歸焉。歸且詠而不失其樂焉。浩浩然無所戀於其始也。熙熙然無所歉於其終也。是豈可以強爲之哉。其於死生富貴。不足以動其中也久矣。是故其心平而其氣充。其氣充故凡物之去來消長。不足以盛衰吾氣。此則賢人學道之所得。非曠達所能幾。而聖人所以深許之者歟。吾觀莊子書十餘萬言。大旨欲薄富貴。齊死生。而聖人之道則異是。義重而重。義輕而輕。其不苟於萬鍾千駟也。視之與簞食豆

羹無異也。其不苟於金革白刃也。視之與揖讓周旋無異也。而務爲達者。乃始矯而輕之。夫矯而輕之。其意則固重之矣。吾故曰。如莊子者。未能平其心者也。

柏枧山房文集

卷一

五



同聖之矣。其所以微乎其未始平其心者也。

其所以微乎其未始平其心者也。

其所以微乎其未始平其心者也。

柏槻山房文集卷二

書啟

上元梅會亮伯言

上方尚書書

癸酉

竊念 國家熾昌熙洽無雞鳴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於今東西南北方制十餘萬里手足動靜視中國頭目大小省督撫開府持節之吏畏懼凜凜 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屬吏遞相役使書吏一紙揉制若子孫非從中覆者雖小吏毫髮事無所奉行事權之一綱紀之肅推校往古無有倫比而曹州長垣諸賊敢以狐鼠嘯聚潛行突發輒輕入重地驚犯 闕廷賴雷雨助威臣柏槻山房文集

卷二

一

士協力兩日一夜斬殺痛斷

天子爲之震悼下哀

痛之詔公卿恐懼有識之士莫不悽慘傷懷奮臂欲起者而餘賊猶盤桓窟穴屠殺守宰抗拒大軍之兵仗此特萬死出一生之計豈果能窟據一郡縣遷延歲月爲肘腋患哉然賊雖冥頑必有恃而敢動方今官吏皆習故態雖小利害至微淺輒袖手委重律令不一任勞怨爲天下先此豪傑志士所以束手而無奇奸人所樂窺而無憚者也今明公奉 天子詔往破賊金鼓一動畢授 天討無足慮者然愚以爲要在破崖岸用望外之賞罰一切以盡人才爲先鼓眾心爲本誠如是推之

天下可也。況區區之冠。然非明公其誰行之。亦誰爲言之者。冬深益寒。伏祈自愛。以壯三軍之心。某頓首謹上。

復陳伯游書

丙子

某頓首。伯游足下。屢承惠書。識愈高而辭愈下。若不以某爲無似。欲與深言文章之事者。皇然爲愧。某少喜駢體之文。近始覺班馬韓柳之文爲可貴。蓋駢體之文如俳優登場。非絲竹金鼓佐之。則手足無措。其周旋揖讓。非無可觀。然以之酬接。則非人情也。前歲客揚州。爲人校唐文。皆非某所好者。然無如何。去歲三月。婦病篤。乃束裝而歸。永逝之哀。不能自抑。所遺兒子才四歲。家人柏硯山房文集卷二二
取麻衣著之。駭哭以爲異物。每淚落不能諦視。若夢若覺。忽已一載。今歲元旦。爲爆竹聲驚起。推枕坐嘆。已是三十一歲人矣。神智已覺不似昔時。見年少於吾者。如富人亡財者。代他人惜金。終不得復入手。誠可嘆也。嘗觀魏叔子汪鈍翁文。頗不快意。然視彼之甘苦。萬不逮一。每度量彼已。顧瞻日月。則心沸面熱。恐於此事竟無所就。今年館於城外。徒一人。方八歲。主人又意憐之。館中都無一事。又去堂內俱遠。無賓客兒童雞犬之溷。作伴一小童。多睡甚熟。每夜取古人佳文。縱聲讀之。一無所忌。結約之氣。畧爲一伸。嘗謂求富貴而無命者。布衣

則終布衣耳學之成不成亦有命焉然終勝於不學之人足下以爲誠然乎不吝著作時有以教之則幸甚

復姚春木書

丙子

春木足下別後思念無已前所須先文穆公奏議行狀并先伯祖文集一通今皆以往奉上收到後望卽以札相聞足下閉門著述於故老名儒之嘉言懿行收拾排比懼其湮沒乃史之支與流裔此某所欲從事而不可得者今乃爲足下所先其爲欣羨奚似賢者不有得於今必取傳於後其傳之遠近則視乎所託之尊卑而託之至尊者莫如經史然說經者自周以來更歷二三千

柏硯山房文集

卷二

三

歲其考證性命之學類不能別出漢唐宋儒者之外率皆予奪前人迭爲奴主繳繞其異引伸其同屈世就人越今卽古多言於易辨抵巇於小疵其疏引鴻博動搖人心使學者日靡刃於離析破碎之域而忘其爲興亡治亂之要最尊主庇民之成法也豈不悖哉惟史之作其載於書者非言之得失卽政治之是非其精微者易知而其詳明者無不可法戒也故託之尊而傳之遠者莫如史宜然傳之遠則其功罪於後世也亦滋甚非明且公者莫能爲也夫史之是非其失有二以立言者之有顯有晦視其同顯晦之人而分左右焉故或諉其

上或誣其下而謗者之言又疑於直也故易於惑君子然久而知其爲謗焉反不足以懲小人何也彼幸夫言之罪我者後人以其言爲謗我而疑之也故言不可易也今足下淡於嗜欲榮利無伎求之心無軒輊之見蓋得其公則無不明者況足下之明乎秋涼時可一晤否率復不具

覆陳石士先生札

辛巳

連日未謁伏惟起居安吉爲頌示文一篇讀過今繳上所言某君集舊曾見之其駢體莊雅可誦所言樂律諸事曾亮不解此無以定其是非大畧觀之固多聞之士

柏硯山房文集

卷二

四

也獨其議論敗理道好詆毀儒先片言隻字之訛穿鑿詆欺文致大惡駭動後學不顧所安傳謂小人無忌憚苟卿所斥爲陋儒鬼容者也士陋於俗學久矣有曉然而出其類者謂士之大患在空疏吾反是則天下之能事盡此而已背理傷道吾之小疵也嘗以爲士之不學猶婦之失行者有庸奴其夫者曰孰若吾不失行則若此可也其隣婦必聞而笑之今之學人大都以不失行爲奇節又不獨某君矣輒此奉覆不足爲外人道餘不

宣

上汪尚書書

癸未

門下士梅曾亮再拜上書於宮保尚書執事。曾亮自少好觀古人之文詞及書契以來。治亂要最之歸。立法取舍之辨。以爲士之生於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則佐天子宰制萬物。役使羣動。次之則如漢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歐陽。以昌明道術。辨析是非。治亂爲己任。其待時而行者。蓋難幾矣。其不待時而可言者。雖不能逮而竊有斯志。今曾亮又甘伏草野。屏閑處。雖有陳說。媮得避嫌之便。故敢一竭其拳拳之愚。今天下任封疆爲賢大吏者。肩相望也。爲州縣賢有司。亦不乏人也。然聖人立法。不恃人之自然而然。在吾法有以助其不得不然。

柏硯山房文集

卷二

五

夫天下事取辦於督撫。督撫之事取辦於州縣。州縣於天下居何官也。而今爲州縣者皆苦無權。夫州縣非無權也。擅桎梏人之刑。敲朴之罰。中人之產。一日破之有餘力。鄉民見胥吏如遇怪物。震懾而卻足。如此而曰無權者何也。今天下之州縣一千數百。民事利病修廢之所宜。竭官吏之聰明才力以求之。而未必盡舉也。然且蕩蕩然若無所事。非不欲事事也。雖事之萬全無害。而苟其倡議行之。則文書之上簿者。有六七級之上官以臨其上。卽有六七級之胥吏以撓其下。此合彼牾。往返曠日。迫切成過。誤功不收而罪集。凡此者所以鉗制不

法之吏使不得妄有爲作以困苦百姓不可謂不至也然有萬不可已之事足以有爲之才而逆阻於文書階級之煩擾以自敗其意聽其破壞於冥冥中者蓋什八九矣是其權足以擾良善而不足以懲姦邪可以爲弊而不可以見功故曰無權也而令外縣者又牽經首縣或衝要乃得遷秩而一日之內以六時事上官賓客之過境風不得避塵土雨不得避泥塗瑣不得避水漿困不得避飢渴終日竭蹶耗精亡神之太半勤苦如此然及百姓者無一事夫上官賓客固與我比肩而事主者也又嘗與我策名而同進者矣而今乃若是亢厲守高

者固有所激而不爲其爲之者將無以責其不肖何則卑尊之禮有定制矣餽遺供張又有明禁矣自夫人以盡禮不足以爲恭而從而加甚焉又習於久而安也則反以盡禮者爲傲而忘其初是固州縣罪也然所以冒不是而爲之者何也由州縣而府猶屬吏也由府而司道猶屬吏也由州縣而至司道者不過千百之十一其槁項黃馘而老死於風塵之下者乃至不可勝數且夫供張之不辦饋遺之不供禮數之不密上不明責之下也而他罪中之州縣不能辨也夫越禮者一人焉不見黜則守禮者已懼而變節矣而喜怒又從而風示之且

倒置之彼大吏者知其不能越我而他進故劫以不能言之威爲州縣者則曰吾有達於上也難矣吾苟免焉志温飽而已夫人已艱於進取之路而自外於清流矣而必曰無變志焉者士之自處者固宜有是而非國家之所以磨厲人材也故曰無以責其不肖者此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其法莫若使爲州縣者課最而入之爲御史如國初之制夫御史雄職也而患其言不合事情使之經歷州縣則更事多而少窒礙州縣外吏也彼知得入爲京職而不限於資格也則精神生而大吏不得以相困故其時如陸清獻郭華野輩皆由此選爲時

名臣今天下又安憲章完具生民以來未有如盛世之隆者也而萬世之後可慮者惟姦民夫博奕飲酒暴橫里巷謂之豪民豪民易治也造作異端潛惑愚眾其平居恂恂無間於官吏而其志乃敢豪民之所不敢若是者謂之姦民姦民難知也爲之大吏者其位尊其地隔其無由知也固宜可以知之者獨州縣耳然又以權之不存與志之不在是也亦相率而不知故州縣之職不重則姦民不可消也而重州縣莫若中外互用以破其闕凡不自奮之心曾亮自出門下接見顏色竊以爲

忠清亮節有古大臣之學者莫如明公然則立殿陛之

上與 聖天子相都俞吁咈者非明公其誰與歸故
敢畧陳其愚惟執事之採擇焉

與容瀾止書

甲申

瀾止世兄閣下馬韋伯歸知閣下 恩錫頻繁加授卿
秩幸甚慰甚曾亮於壬午十月抵里事多不如意者兩
老人傷於哀樂又不欲長子遠離遂以癸未正月告病
繳照念閣下終日侍立 三殿與 天顏相咫尺
伏里巷者不當以形迹自邇然竊見奇俠之氣得於天
性雖處勳門而胸中昂藏磊落如登高望遠別有瞻矚
非隨世俗爲輕重者故不敢默默自疎曾亮年十三四

柏硯山房文集

卷二

八

學執筆爲詩文見時賢集多快語無忌憚大以爲佳二
十餘見吳縣王惠川云君博覽而不循其本未終卷已
易他書不足以爲學也讀書當先其古者專治一書熟
其神情詞氣再易他書數年後視近人當何如耳其時
聞若言面赤汗沾衣也稍取史記點定兩三次繼以漢
書及先秦子書漸及諸史數年前所嘆賞者漸化去無
顧藉心嘗除夕閱舊作詩文不可者裂下燃鑪中下布
栗子數十且燃且閱遂盡無一紙存者時栗子則大熟
矣作爆竹聲驚起觸人面是後人皆戒子弟以無交梅
管兩生兩生多誤人管生乃異之也生平不留意者俗

書及時文。卒以此受訕。然於俗言終不大信賞也。渠謂之時人者。亦不皆得耳。國朝如閻百詩。胡鼎明輩。豈在科第。今冒得之。已愧昔人。進取之事。固已置之望外。惟家世貧薄。當有時仰面向人。此其酷耳。薄俗重衣冠。談聲利。見其人進取有限。又不好諸少年戲。所在皆貌莊而情疎。以此自識退避。時閉門。性不能默黜。有所言語。付之紙筆。強名之曰著書。妄以此敵世人。輕重當重見笑也。入都以來。以文字蒙辱。知愛不同尋常。稍具近狀。亦使閣下知其人。故態猶存。未得執手板。作庭參。吮墨雜書。不復自擇。鑒恕爲荷。

柏根山房文集

卷二

九

與李申耆書

甲申

申耆先生閣下。曾亮初應鄉試。聞是科舉首爲先生。其時已私識名姓。然未敢以定賢者之淺深。後聞以散館改令鳳台文武。具宜鋤豪碎。姦政聲遠。聞始悚然。知有政事之學。遠到之慮。非夫通括帖習。大小經汶汶於一得絕無餘事者也。然以夙所聞志行風采。及爲令所施設。竊以決不久當卽歸。而先生竟棄官歸。恒以自矜於人。謂稍能測賢者心迹。後入都。與張大令琦。魏孝廉源黃。秀才洵。日相見。益悉近狀。自放山水。以著述爲娛樂。宏獎末學。孳孳樂善。幸甚。今俗尙靡靡。以科舉外不嘗

復有他書陳引古義便指爲破壞人子弟功名鄉習戶
玩牢不可破其說若先達之士以身示準則不以成敗
置論使知利達有命不在專長庶乎後生有可從信今
日多一讀書稽古之子弟卽異日多一讀書稽古之公
卿其爲功孰與作吏多先生今日殆其人也每欲一奉
光儀接言論道遠不獲夫以十餘年知相慕悅之人又
得交其人之友而相隔數百里長抱此獨知之誠不使
其人知後進中有未見而久知我者一人焉之名氏亦
狷者之陋也輒不自揆而以書自通焉并附文一篇以
爲異日之贄惟恕其冒昧而裁止之

柏枧山房文集

卷二

十

覆上汪尚書書

乙酉

前由陳中書所遞至賜書伏讀數過鴻章鉅字光輝薄
星辰聲氣諧韶濩如高山深谷猝然臨前鮮不變色卻
步而蜿蜒迤邐千里始盡不測其氣脈之所終非明公
盛德鴻才達於政治之體要孰能言之非謙尊下士不
間於勢分之遠邇孰肯爲言之然則推公之心其有以
卑位自嫌而不敢自進其說者固宜得棄絕之罪於大
君子而未離乎卑陋之見者也夫君子在上位受言爲
難在下位則立言爲難立者非他通時合變不隨俗爲
陳言者是已昔蘇文忠說仁宗以有爲諫神宗之興事

非更變多而銳氣消也所值之時異也賈生一見文帝而勸以削藩國係匈奴知文帝所謙讓者在此也故欲救其弊而扶其偏使其雖從吾言必不至過而爲患不然則誼者亦晁錯王恢矣豈惟賈生書之戒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使遇秦皇漢武之君則斯言豈不爲禍夫言之非其人而爲禍者得其人卽能爲福若尙書則不然其時自唐虞至夏殷周之久也其君自堯舜至太甲之不類也而其詞茫茫昧昧惟取寬綽而無疵者塗附增加如出一口雖舉其篇而互易之可也如是之言卽柏枳山房文集

卷二

七

言非其人而不爲禍然未可謂之爲知言也漢哀帝底劇鼎臣守相有罪交臂就死而息夫躬方勸以立威刑元帝慈愛恭儉非所難也失在於不斷不明而賈禹所陳皆諱所難而責所易人皆知息夫躬之爲佞也而豈知禹之佞甚於躬哉夫言有託於經而甚尊出於口而無弊予人主以易緣飾之事可受之名而實無益於人國者固君子所宜深察而明辨之者也會亮嘗持此說以觀古人已有所作亦推此意惑於自信謬於自知深恐不應經義違師法非大君子中正之道輒取近作論事二篇錄呈左右惟明公不惜教誨而深裁之

上鄧嶰筠先生啟

庚寅

蒙賜手書并書院束脩已祇領訖謝起事宣城已專人來告自此當無後憂感激之私豈有涯量異之書已遞去聞尙未能出門小病今始愈也昨過友人所有合肥徐漢蒼字壽伯陸祁生丈之門人方植之友也貌莊而色憂云欲得陶宮保書求公薦館而天使方在城進見無時天寒旅寓無資斧老親倚閭不知所爲計曾亮聞之惻然因思他人則不敢知若年丈則以古君子愛士之心爲心不稍置輕重於懷抱者苟其才有可取布衣書與宮保之書一也卽毅然自任以書爲先容壽伯柏槻山房文集卷二

三

欣然收刺束裝卽日告行期曾亮雖中悔其冒昧勢不可已惟壽伯詩已曾見之才氣甚清音節亦能合於古其人朴雅亦佳士也似不與尋常投詩卷爲游客者同科輒屬進其所業退食之暇一流覽之亦以知曾亮不謾言於長者前也

與姚柏山書

辛卯

前得手書論文事快慰幸甚文章至極之境非可驟喻以言有用則論事者爲要耳宋人文明健酣適然時失之冗戰國策士文可謂雄矣然抑揚太甚有矜氣令人生不信心簡而明多而不令人厭生者惟漢人耳苟得

其意而爲宋人之文從字順論事之道莫善於是矣屬
作文尙未得就連日卒卒固少暇也鄉里中當行之事
力避之則義不可稍涉之未有終始如意者往歲脩建
貢院江甯俞太守以董事見商告以汪度陳克寬朱性
堂後三人在工一年實能督理工匠綜覈錢銀估定物
直且終始不避勞怨今聞畢工當奏請議敘陳以現任
敎職歸入委員朱以知縣告病無事獎勵獨生員汪度
以董事未捐銀三百兩不得議敘而所謂議敘獨委員
始得之當事者皆曰此例也夫以生員而代辦官工亦
不可謂不破例矣辦工之時則以委員爲不可信而破
柏根山房文集

卷二

三

例用之酬勞之時又以生員爲不應得而循例除之雖
受者不以爲損益而旁觀者不能無嗾然事雖微舉措
亦可惜也中丞處不別致書閣下必深識此意石甫當
相見已老蒼矣可嘆曾亮頓首

復鄒松友書

甲午

承惠書詞氣激揚若以曾亮言有深相發者前書迫期
日殊草草今閣下云爾非誘掖之而使其多言乎行役
諸詩清淳樸質德人之音然和平中亦具哀怨閣下清
才遠志性好文章今以簿書擾擾妨其所好宜其氣結
而不揚也夫文章之事不好之則已好之則必近於古

而求其工不如是則古文詞與摺帖異者特其名耳又果足樂乎否也今雖居文學之職其用心習技必以古爲師是習鐘鼎文以書試卷必不售矣居是職而不稱其職不可也稱其職矣則所爲者又能合乎古而有樂乎心耶不足以樂乎心則所爲之妨於吾所樂者文章之賤人意與簿書一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上者立功業其次垂文章於將來有自見於沒世之心則不必當吾世而盡如吾意也而文士失職者每疑造物豐其才而嗇其遇使其遇果豐焉則亦啗口噤舌沒世而已顧安所得材彼席履豐厚者柏硯山房文集

卷二

四

苟其困焉未必無言語文字驚駭世俗者也生斯人而使自見其材命也生斯人而不使見其材亦命也兩途者必一出於是焉以天下千萬人之多而惟二途之所從出出乎彼則入乎此矣又安得以途之亨者爲常困者爲變而怏怏於其間哉重厚意且爲其多憂故書所見以質其以爲然乎否乎

上某公書

辛丑

久未肅啟歉然於中伏計盛暑就道明公高識遠度必能坦然惟順時節宣加意衛攝爲重天之成就偉人各有意度如陸敬輿李伯紀諸公其困苦冤抑百倍於

巷之小民而天不爲悔以爲成其名而增重以天下後世之望者與郭令公裴司空之功成名立無以異也太史公曰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此猶有競心焉若淮南子之言則進乎是矣其操之也若發機其縱之也若委衣此則命無如人何耳不能默默進其厭飫者爲愧伏惟亮察不宣

與陸立夫書

辛丑

前接手示言堅壁清野計甚善國初姚啟聖以海賊善用砲乃退海二十里守之此良法也今賊所長者砲吾亦用砲以短攻長必敗之道歷揣廣東福建及浙省柏槻山房文集

卷二

五

失事情勢皆由我兵不知部分屯聚一方而彼船高大用千里眼視我兵厚處開砲擊人我眾旣奔彼始湧上萬無兩軍相接彼能開砲之理若用砲於兩軍相接之時則彼眾先盡此理之必然者也然則制砲之法莫如致敵而接戰致敵接戰莫如於賊登陸之處去海十餘里多掘深溝溝以內縱橫各一丈深五尺足容十人以溝內之土加於溝上向敵之方形如半墳溝左右稍陀陀之令士易登上溝以外相去縱橫亦一丈便於出入刺擊彼見我兵去海遠又溝土蔽砲砲無所施必將登陸待其近溝始與接戰彼空行二十里銳氣已衰我兵

又無火器之患彼衰我壯然後勝負可得而言也又敵來之方近溝百步多掘小坎深廣尺餘內用枯枝或短木支撐蘆席上蓋淨土以惑敵人一賊失足百人皆驚我軍以整攻亂勝之心矣閣下精敏誠篤又親得按臨形勢變通行之必有成效若的然可行或告知凡有海防之處皆可通行此雖若瑣瑣較之築臺用砲以短攻長者相去萬萬矣某啟

上某公書

辛丑

天下至奇之病能者治之不過平易之藥非無奇也當其病則所謂平易者皆奇藥也今浙東之事可謂奇病柏硯山房文集 卷二

二

矣夷賊於十餘日間入陸地深二百里此非夷人習水者所能也其地形又非火器之利也直漢姦導附之耳今宜明降 諭旨曲赦漢姦凡來歸誠概不復罪漢姦能斬一漢姦降者賞銀若干能斬一夷人降者賞官幾品此雖若空言不切之務然破散姦黨之機實在於此雖未必立即投誠然足以生夷人內顧之慮姦夷相猜則形勢消阻蹤迹破露攻守之計乃有可施所謂以至常之藥治至奇之病者此也不然則夷人必以前經

諭旨有漢姦定罪不赦之言藉以爲恫喝把持之計使姦民絕自新之望堅反噬之謀是阻民心而崇賊黨也

江浙之病未有艾矣

答朱丹木書 丁未

吳紅生寓中一別遂不獲攀送既喜閣下遷擢又以相去益遠爲望今稍近矣未及馳一書爲賀猥先賜存問及薪米之費以爲可進於古使得并心力於所業慚荷慚荷曾亮之文直以無所事事聊自娛悅銷暇日耳以古人期之非所望也惟竊以爲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吾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元元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宋嘉祐元

相視山房文集

卷二

七

祐時讀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夫古今之理勢固有大同者矣其爲運會所移人事所推演而變異日新者不可窮極也執古今之同而概其異雖於詞無所假者其言亦已陳矣閣下前任劇邑治悍民不尙黃老今官督糧道乃尙黃老此持權合變者也文之隨時而變者亦如是耳附文數篇呈閱勿以已刊刻而恕其疵累焉幸甚

與朱伯韓書 丁未

昨聞家人言當卽歸里爲之悵然前送小坡敘言殆驗

耶自愚言之歸可也不歸亦可也誠欲歸也古人當仕宦炙手之時尙有急流勇退者況平進之士何不可歸若曰義不可不歸則賡堂之歸因父憂遂不卽來頌南之歸因左降無缺今閣下情事皆異於此故曰不歸亦可也且古人致仕而去者隱則隱耕則耕而自漢以後能行此者難矣誠使閉門掃軌無待於世居京師固不如家居之爲得也然此惟閣下能自得之非他人所能與矣蜀莊沈冥而東方生揚子雲亦非嗜祿利者而其趨不同彼其意固各有在士之成名於後世者亦自審其所能處者而已

柏硯山房文集

卷二

支

答王鵬雲書

丁未

接奉來教猥荷存問惟稱譽過當受者忸怩非所望於二十年以長者也先生爲壯縣十餘年矣一旦解組歸清風肅然常人之情當不能自釋然故鄉人來者皆言步履輕矯過訪老友可徒步往來高談抵掌如前二十年在家所見此眞造物與閒仍與健者較之罷宦餘財而老億兀兀如木人者彼當羨先生耳此不當羨彼也會亮居京師二十年靜觀人事於消息之理稍有所悟久無復進取之志雖強名官直一逆旅客耳每自思念卽以此當教官作何不可過遂心中都無一事每夜到

枕卽睡每飯三碗可不須魚肉見者誤以爲能自優渥不知乃全得力於恬寂無恥可一笑也官事旣懶於趨走又不能無事靜坐聊藉筆墨以消其無賴之歲月而人乃謬以言語文字相屬每一搦筆輒恥於不如古人又不肯爲今人二者交戰終歲中惟是爲大苦可爲無其實而竊其名者之戒先生又以傳聞之言而過情稱之愈滋愧矣四五年來不復作壽文若尊壽之序則萬不欲辭以此中不須浮語虛詞耳所示之事當卽致書不敢忽

覆劉楚楨書

戊申

柏硯山房文集

卷二

九

閣下之文淵雅翔實而詩則清遠華妙文人有一長者或好用長於不宜用之地則見短矣能者兼之是爲難也生平視袁盜不直一錢得所論乃大快其作直惟是巧耳而巧亦不足自全涉世者可以爲戒竇嬰亦有何賢以爭景帝傳之弟一言耳此於太后爲直於景帝爲巧景帝豈能眞傳弟者哉有附正論以折之者固帝所樂聞也而晁錯之死於袁盜則嬰實導之其見枉於武安亦天道也歟因袁盜事聊復及之

答吳子敘書

戊申

子敘同年閣下兩得手書并詩文承起居安吉於荒漢

阻絕之區能以學術文藝自娛此之失未必不爲得要亦非姿力強定者不能也曾亮因家眷送女南回經營同伴者山東行旅多梗今到家未來消息心常懸懸欲使澄息思慮細研玩文字尙未能也然來詩文亦展讀數過向於性理微妙未嘗窺涉稍知者獨文字耳昔孔氏之門有善言德行有善爲說詞者此自古大賢不能兼矣謂言語之無事乎德行不可也然必以善言德行
者乃得爲言語亦未可也莊周列禦寇及戰國策士於德行何如然豈可謂文詞之不工哉若宋明人所著語錄固非可以文詞論於德行亦未爲善言者也昨所示

柏硯山房文集

卷二

三

文其理之當否無能折衷若以文論則閣下之意固不在文而欲以理勝者也竊以爲讀古人書求其爲吾益者而已求其疵而辨勝之無當也專求其疵則可爲吾益者寡矣方其得一說焉皆自以爲維世道防人心也然人心世道久存而不毀者自有在焉雖朱陸之是非良知格物之同異猶未足爲其輕重也况所辨存下於此者或前人所已辨而不必置辨者愈少味矣疏情之性自適其適故所見如是所示詩清朴以意勝近作一首并往呈覽當覺其詞費耳塞外寒珍攝爲慰

芝房大兄閣下前接手書并惠寄衣物感荷感荷尊意
欲變駢體爲古文而來書詞旨明健已絕去六朝媿媿
之習此天姿高勝處坐進於古人不難夫古文與他體
異者以首尾氣不可斷耳有二首尾焉則斷矣退之謂
六朝文雜亂無章人以爲過論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
複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謂無章矣其
能成章者一氣者也欲得其氣必求之於古人周秦漢
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誦乃可夫觀書者用目之一
官而已誦之而入於耳益一官矣且出於口成於聲而
暢於氣夫氣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

相規山房文集

卷二

三

人之至精是故渾合而無有間也國朝人文其佳者固
有得於是矣誦之而成聲言之而成文而空疎寡情實
者蓋亦有焉則聞見少而蓄理不富也故詩之道性近
者皆能工之古文而成體非博學心知其意者不能此
皆閣下之所能自得者也自出都來勝友日遠舊學益
荒廢無以稱見問之意然有知焉不敢不以告也文一
首詩數十首在邵位西處取閱之可得近狀慰垂念之
意

